

渡江偵察記

沈默君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渡江偵察記

沈默君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439

渡江偵察記

著 者 沈 默 君

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光 明 日 報 印 刷 廠

字數 71,000

印數 1—15,000

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在寫作過程中承蒙三野偵察英雄墓恩榮同志、前皖南南（陵）、繁（昌）、銅（陵）地區游擊隊領導人孫宗謙、徐世達、王安保、毛和貴、許萬榮同志，××軍杜鵬同志給予不少幫助，特此致謝。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部電影文學劇本。這個劇本描寫了我人民解放軍偵察員如何以他們的機智、英勇和艱苦奮鬥的精神，完成了光榮的業績。

一九四九年的春天，人民解放軍準備渡過長江解放全國。在渡江的前夕，解放軍某部派出一支先遣偵察隊渡江，到江南去偵察敵人的情況。這批偵察員衝過了敵人的封鎖，到達了江南，和江南人民的游擊隊取得了聯系，在江南人民出死入生的支援下，經過千難萬苦，終於完成了任務。劇本的結尾，人民解放大軍大舉進軍江南，勢如破竹似地追殲着殘敵。

這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。

—

烏雲飛馳……北風呼嘯……揚子江水洶湧澎湃，猶如萬馬奔騰。

幾艘敵驅逐艇飛快駛過江面。

數架敵戰鬥機俯衝掠過江面。

揚子江南岸被騰起的塵煙籠罩着。

塵煙中，無數的敵兵鞭撻着無數的人民在搶修防禦工事。汽車、馬車滿載石塊和木料穿梭般地在長堤上奔駛。長堤上的房屋被拆毀，村莊在燃燒。無數扶老攜幼的人民在奔逃、哭叫……

江水滾滾，白浪滔滔……

浪濤沖激着揚子江北岸，沖激着長堤下一片青色的蘆葦灘。

就在這一望無際的青紗帳裏，潛伏着我們的偵察兵。他們瞪着雪亮的眼睛，懷着滿腔的憤怒和仇恨，遙望着江南人民的災難，監視着對岸的敵情變化。

一條蜿蜒的交通溝通往水邊。兩個渾身泥漿的偵察兵並肩立在水深齊腰的壕溝裏。一個寬肩厚胸，臉上長着絡腮鬍子，年齡有四十多歲的偵察兵——吳老貴，正拿着望遠鏡觀察着南岸。另一個，身個雖不大，機靈却過人，一張生氣勃勃的臉帶着幾分孩子氣的偵察兵——小馬，正拿着筆在本子上記錄着敵情。

小馬遙見南岸沖天的煙火，沉痛地：「老貴，你瞧！敵人要把江南燒光了！」

吳老貴放下望遠鏡，也很激動：「小馬，記住這筆賬！等打過江去，狠狠地跟他們算！」

小馬默然地怒視江南。

吳老貴：「注意，記下來：對岸第四號灘頭……」

電話鈴聲從他們不遠的左邊傳來。

在一個偽裝的掩蔽部裏，一個身材和臉形都很漂亮的偵察兵——周長喜，正在接聽電

話：「是呀，我就是十二號水上觀察所。我是值班員周長喜。嗯，你說吧，」迅速地在本子上記錄着，並重複着話筒裏的話：「對岸敵人三十六號灘頭，……增加一道屋脊形鐵絲網……好，我立刻報告三號。」

一個面色黝黑，體格魁梧，臂力過人的偵察兵——楊威，正依在瞭望孔前拿着望遠鏡向南岸觀察，他半自語地：「看架勢，敵人想死守這道長江！……」

周長喜用一種堅決的、輕視敵人的口吻說：「守不住，守不住！從蔣介石、宋美齡排隊點名起，一直點到伙伕、馬伕，擄擄壳壳都給他算上吧！你算算，從淮海戰役以後，他還剩下幾個人？嗯？幾千里路長的長江他就守得過來啦？嗯？」他換了一種教訓人的口吻：「你沒聽說：東起江陰，西到九江，我們集結了一百萬大軍，指導員說話，『渡江勝利那是不成問題的問題』，你懂嗎？」

楊威：「這誰不懂呀！我是說，打鐵要趁熱，渡江要趁早！」

周長喜：「同志嚶！看問題不要那麼簡單嘛，這又不是什麼趕集走親戚，眼前是大江，總得準備準備呀！」

楊威白了他一眼，顯然是對他那種教訓人的口吻有點不滿：「那你說，我們什麼時候渡江？」

周長喜回答不出：「這……這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考慮和決定的問題。我……我怎麼敢決定……」

楊威揮了揮他那大而厚的手：「你這話不跟沒說一樣！」

外面傳來立正的口令聲。

李連長——一個中等身材，眉目清秀，精明強悍的青年偵察連長。他匆匆地沿着壕溝走進掩蔽部裏來。

周長喜、楊威肅然立正。

周長喜：「連長，有情況向您報告。」

李連長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，他擺擺手：「不用報告，我自己看記錄。」隨手拿起桌上的敵情記錄表看了一下，拿着望遠鏡從瞭望孔裏朝南岸觀察。

周長喜看了連長一眼，朝楊威微微地聳了聳肩膀，表示沒奈何的樣子。

楊威有點不識時務，他悄悄地對周長喜說——實際上是講給連長聽：「敵人的工事，愈修愈多了。」

李連長回轉身來看了他一眼，沒作聲，又回過頭去繼續觀察着。

楊威見連長的神氣不對勁，把下面要說的話嚥下去了。

李連長放下望遠鏡，轉過身來，眼光盯住楊威。

楊威有點困惑，臉上顯出不自然的笑容。

李連長平靜地：「楊威同志，你說的很對。敵人的工事是愈修愈多了。」指着對岸：「單我們正面這一段，敵人的江防工事比昨天增加了一倍，不，還要多。可是，有一條，你忘了？我們的大砲；我們的機關槍，還有你手裏的衝鋒槍，難道都是吃素的？」

周長喜：「是呀，只要我們的大砲一發表意見，敵人的工事都得靠邊休息！」

李連長看見他兩人渾身泥漿，滿臉泥污，和他們陷落下去的因睡眠不足而充血的眼睛，他有點心疼，皺了皺眉頭：「這幾天，你們很辛苦！」

周長喜：「沒有的事！連長同志，我們都覺得很舒服呢……。」

李連長：「天黑以後，四班來替換你們。告訴你們班長，下了班以後，好好休息，洗洗澡，理理髮。看你們，糟成個鬼樣子！」提着望遠鏡匆匆地走出掩蔽部。

周長喜和楊威對看了一下：確實模樣不佳，兩人不禁好笑起來。

楊威望着連長遠去的背影，惋惜地，愛護地：「瞧！連長的身上比我們乾淨不了多少，他光叫我們休息，他自己呢？整天在蘆柴灘裏滾來滾去，也不休息！」

周長喜好像很了解連長似的：「他呀，他是從來不知道疲勞的人！」

晚上，月亮忽隱忽現地照耀着長堤。

吳老貴、小馬、周長喜等人圍坐在長堤上一家茅屋前的樹蔭下。

小馬：「老貴，我昨晚上了作了一個夢。」

吳老貴：「夢？」

小馬：「夢見你領着我，還有老楊，一塊到敵人窩裏抓『舌頭』，單我一個人就抓回兩個，你也抓了一個。」

吳老貴故意地：「我？……昨晚我可是什麼地方也沒去呀！」

大家都笑開了。

小馬：「不是說過啦，是夢。」

吳老貴笑道：「你呀，淨夢好事！」

小馬：「噯，我說，班長，這會離熄燈還早，閒着也是閒着，你給講個故事聽吧！」

吳老貴：「行，有的就是故事，講哪一段吧？」

小馬：「住在長江邊，就講長江吧！」

吳老貴：「好……（潤了一下嗓子）說是……曹操帶領八十三萬人馬要過長江……」

小馬：「快拉倒吧！聽你講過八遍了！」命令地：「換新的講！」

吳老貴：「怎麼着，還得點戲唱？」他搔了搔頭皮，思索着。

楊威後來，他一看能坐人的地方都叫別人佔領了，一扭頭，發見牆角下躺着一個約有二百多斤重的石滾子，他走過去毫不費力地把那石滾子橫端過來，放在吳老貴身邊，吹了吹上面的灰土，坐下來。

周長喜驚訝地：「我的天啦，你真是一個健料！你的力氣真大！簡直是一輛坦克！」大家都被惹笑了。

楊威朝周長喜揮起大拳頭，周長喜陰死陽活地、軟綿綿地把手舉到帽沿上，楊威對他沒奈何。

小馬：「別搗亂！聽講故事。」朝吳老貴：「快講呀！」

吳老貴：「好吧，給你們講一段十七勇士搶渡大渡河。」他摸起腰間挎着的水壺，擰開壺蓋，就着嘴「咕嘟」喝下一大口。

小馬聞到了酒氣：「好老貴呀！你又買酒啦？」

吳老貴抹了抹嘴唇：「什麼九呀六的？別亂嚷嚷！聽我講，」擰上壺蓋：「說是，……老紅

軍長征的時候，經過一個地方叫大渡河，「有聲有色地：『這大渡河四周圍的山，比雲彩還高！河兩岸盡是石壁，又高又陡！河水順着山勢往下淌，一秒鐘就淌下去四公尺遠！一個旋渦套一個旋渦……』」正說到興頭上忽然楞住不說了，原來李連長站在他跟前。

大家都準備站起來，李連長朝大家搖搖手。

李連長誇讚地：「故事講得很不壞呀！」

吳老貴尷尬地笑着。

李連長朝吳老貴：「繼續往下講。」

吳老貴：「不行，我的故事都老的沒牙了！……」

對岸敵兵縱火燒民房，火舌直竄雲霄。

偵察兵們都肅然立起，沉痛地遙望江南。

楊威怒不可制地：「狗種們整整放了一天火！……」

李連長心裏十分激動，但他竭力抑制着：「同志們，安靜點，敵人在江南殺人放火不止一天，他們欠下的血債也不止這一點，遠的不說，說近的，八年前，蔣介石就在對面山裏製造過皖南事變，屠殺了我們很多好幹部、好戰士。他們想消滅江南的新四軍。……八年後的今天……」

吳老貴：「該輪到我們來消滅他們了！」

李連長：「是的，輪到我們來消滅他們了，輪到我們來替犧牲的烈士、受難的老百姓伸冤報仇了！……看到這火光，看到這長江，我想起一件事。」

吳老貴：「什麼事？」

李連長：「八年前，我在皖南新四軍三支隊當偵察員，那時候我才十八歲，皖南事變爆發了，隊伍打散了，我一個人突圍出來，跑到江邊又遭遇到日本兒子的伏擊，我右膀上掛了彩……」

烏雲遮住了月亮，江水起了波紋……

四

黑沉沉的午夜。

狂風暴雨吹打着十二月裏的江南農村……

一個青年的新四軍偵察員在泥濘的道上奔跑着——他蓬頭赤足，軍衣破爛不堪，右手提着駝壳槍，左手捂住右膀上血流如注的傷口。他跑到三岔路口停住，喘了一口氣，定了定神，拔腿又向北奔去。

槍聲、狗吠聲漸近。一小隊日本兵和漢奸隊，牽着三匹狼狗，奔至三岔路口隨即向北追去。

偵察員竭盡全力地向江邊奔跑着……

江邊：蘆柴灘的港邊，停着一隻小漁船——一隻正被烈火焚燒着的小漁船。船頭上、水邊上，倒着四五個新四軍傷員的屍體，他們手中都緊握着石頭、船板、魚叉。看得出他們臨死前曾經和敵人惡鬥過。

鐵錨旁邊，躺着一個老漁夫的屍體，他手中還握着撐篙。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，腦後拖着一條辮子，雙膝跪坐在死者的身旁。她癡癡地望着正在焚燒的、快要沉沒的漁船，眼睛裏沒有眼淚，只閃着憤怒的火燄……

流血過多、精疲力盡的偵察員蹣蹣跚跚地奔到港邊，腳下一滑，踉蹌地栽倒在離姑娘不遠的地方，昏迷過去。

那姑娘轉臉看着他，沒有作聲。火光下，她看見他左臂上佩着的新四軍臂章，轉身來把他扶起，見他右膀上血流不止，她掏出手帕替他包紮傷口。

偵察員甦醒過來，用感激的眼光看着她。

槍聲、狗吠聲漸近。

那姑娘忽地站起來，一對烏黑的大眼睛機警地閃了閃，望望響槍的方向，看看偵察員，默然從死者手中拿過撐篙。

槍聲、狗吠聲逼近。

偵察員從地上躍起。

那姑娘朝偵察員招招手，偵察員緊跟她鑽進蘆柴叢裏去了。

日本兵和漢奸隊追至港邊。漢奸隊長候登科握着手槍在他們中間。狼狗狂吠着，日本兵解下狗頸子上的鐵鍊子，三匹狼狗竄進蘆柴叢裏……

蘆柴叢深處，現出一條小夾港，港口邊，停泊着一隻破舊不堪的小魚鷹船。偵察員隨着那姑娘走近小魚鷹船。姑娘用撐篙鉤住船頭，偵察員跳上船……船頭擱淺。姑娘把撐篙插進船頭底下，用肩膀往前一扛，船頭被撥下淺灘，她回手又拿撐篙用力一撐船頭，小魚鷹船被推離岸六七尺遠，偵察員正耽心她上不來船時，只見她兩手平握着撐篙，稍微退後一步，身子往前一躍——篙頭插進水裏，她像燕子一樣，輕輕地從半空中飛上了船頭：順勢又是一篙撐去，小魚鷹船搖搖晃晃朝江心駛去……

三匹狼狗奔至港口，見船遠去，狂吠亂跳。日本兵和漢奸隊聞聲趕來，鳴槍追擊。

子彈在小魚鷹船四周嘶嘯，那姑娘神色不變，默默地搖着櫓……

偵察員回頭沉痛地遙望着江南的火光……

小魚鷹船停在北岸的蘆柴灘水邊。

偵察員激動地拉着她的手：「小姑娘，我永遠忘不了你！」

那姑娘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凝神地望着他，沒有說話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五

月亮從絮雲裏鑽出來。

李連長的故事已經講完了。

小馬被連長的故事感動了，他出神地：「後來呢？」

李連長：「後來，我上了岸，她又回江南去了。」

小馬：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

李連長：「當時情況緊急，我忘了問她。」

吳老貴：「連長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，人家冒着那麼大的危險把你送過江，你連她的名

字都不知道！看，這有多可惜！」